

蘇州青年壯士顧偉

收容傷兵組保鄉隊

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」蘇州是好地方，山明水秀，風景幽美；田地肥沃，物產豐富。人民生活富裕，文風鼎盛；民性溫順和平，文質彬彬，不喜歡從軍打仗。可是當國家民族受到外族侵略蹂躪的時候，也會揭竿而起，不顧危險，奮勇抵抗。抗戰時期，顧偉這班人，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。

從民國二十年至廿六年之內，日本軍閥發動了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、「七七」、「八一三」好幾次侵華戰爭。他們揚言，中國的軍隊不堪一擊，三個月可以滅亡中國。他們那裏想到，淞滬戰爭爆發，在上海一地，我們就整整抵抗了三個月，迫使日本不得不再三增兵。戰爭延長，泥淖越陷越深，速戰速決的戰略無法得逞。

日本軍閥惱羞成怒，展開大屠殺，以示報復，南京城內就殺了十幾萬人。蘇州淪陷，也不能倖免，到處燒殺擄掠，死傷遍野。顧偉親眼看到，十幾位在河邊洗衣服的婦女，被一隊騎馬的敵兵一一射死，倒在河裏。他看在眼里，恨在心裏，下定決心，投筆從戎，奮起抵抗侵略，為中國人報仇雪恨。

當年顧偉祇有二十歲，個兒不高，看起來，完全是個文弱書生，他却熱血澎湃，整整和敵人纏鬥了八年。顧偉家住蘇州齊門外胡巷鎮，靠近蘇常公路，距離京滬鐵路，也不太遠。淞滬戰爭結束，國軍西撤，好些負傷官兵不能隨部隊行動，流落京滬線一帶，無人照顧，狀極悲慘。顧偉奮起救護，收容了許多傷病官兵。

李永珍係東北軍劉多荃師的連長，頭部受傷很重，下顎裂開，流落黃球街頭，命在旦夕。顧偉把他接到家裏，請大夫給他醫療，才保住性命。李永珍傷愈，非常感激顧偉活命之恩，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往後打游擊的得力伙伴。

顧偉又收集了幾十支散兵遺棄的槍枝，用來裝備傷癒的官兵，組織一支隊伍。這些國軍官兵，都是久歷戰場，能征善戰的好手，又有做過連長的李永珍協助，很快就成了一支相當堅強的武力。

淪陷初期，地方上的土匪和不務正業的流氓，乘機蠶起，到處搶掠，使地方不得安寧。顧偉就用這支武力來保衛家鄉，對付土匪。經過幾次清剿，歹徒斂跡，土匪肅清，地方安寧。鄰近各縣的流散官兵，聞風來歸，顧偉的這支武力很快壯大起來，成了蘇州、常熟一帶地方的安定力量，得到民衆的擁護和依靠。

蘇常道上突襲敵軍

顧偉看到敵人的軍用卡車，經常在蘇常公路上，風馳電掣，呼嘯而過，非常憤怒。他想，我既然掌握

了這樣一支武力，不是正好用來對付敵人嗎？怎麼能讓他們橫行呢？好！先破壞交通，再襲擊敵人。他們開始焚燒公路上的木造橋樑，攻擊馳過的敵人軍車。

他和李永珍商妥襲擊的辦法，準備搞個痛快。在一個月黑無光的晚上，敵人的車隊從蘇常公路經過，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之下，車輛被炸翻，又遭受突擊，護車的敵兵和駕駛兵都被打死。有輛卡車上載着幾匹高頭大馬，從車上跳下來，奔馳田間。

南方不比北方，到處水田，到處溝渠，小河縱橫，利於行船，不利於馬匹馳騁。所以這些無韁的馬匹，用處不大。如果帶回胡巷鎮，敵人下鄉追尋，一旦被發現，會給胡巷鎮帶來意外的禍害。迫不得已，將這些馬匹一一槍殺，予以解體，分裝在麻袋裏，沉入河底。沒有想到，時間一久，馬肉泡脹發酵，麻袋紛紛從河底翻浮水面，散發出腐爛臭氣，令人發嘔。因此，大家紛紛傳說，顧偉殺了好多日本鬼子和日本戰馬。

「你爲保衛地方，組織武裝部隊。」顧偉的父親顧老太爺對他說：「現在你殺了許多日本兵，又殺了日本戰馬，惹出禍來。一旦日本人知道，會來掃蕩，給胡巷鎮招來意外的麻煩和意外的損失。因此，你必須帶上你的隊伍，趕快離開家鄉，以免地方遭受蹂躪。」

敵人遭受想不到的損失，非常震驚，謠傳要下鄉掃蕩，引起地方上很大恐懼。顧偉細察情況，不能不離開胡巷鎮，但是往那裏去？

這時候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阮亞承（清源）聯合第六支隊、第十支隊，在澄（江陰）錫（無錫）虞（常熟）地區已經成了氣候。尤其是阮亞承在艾家橋突襲敵人，殲滅了上百的日本人，一戰成名，成了抗日英雄。老百姓看見阮亞承的忠義救國軍真正抗日，打日本鬼子，得到老百姓喝彩，真誠擁護，軍民打成一片，基礎鞏固，成了堅強壯大的抗日游擊部隊。

顧偉衡量實際情勢，他的那點部隊，在蘇州單獨對抗日本鬼子，很難撐持長久，祇有投奔阮亞承，依靠他的強大力量，才能生存，才能繼續抗日。於是，率領他的隊伍，到江陰投奔阮亞承，成了忠義救國軍

策反偽軍擴大勢力

敵人在佔領區的兵力有限，無法控制佔領區域，不得不利用偽軍，維持地方，好些有野心的人，乘機借上敵人的聲勢，成立偽軍隊伍，發展自己的力量。真正甘心做漢奸，為虎作倀的，實在是少數。蘇州黃埭的偽保安團長黃文燦，副團長孟少先就不是真心效忠日本軍閥的。他們在黃埭收容了不少失散的國軍官兵，有些和李永珍同過事，容易聯絡。

顧偉在赴江陰以前，已經打定黃文燦和孟少先的主意，要李永珍率領一部分人投奔他們，打算在保安團生根。顧偉到江陰時，李永珍已經做了黃埭保安團的大隊長，有了相當勢力。黃文燦和孟少先本來對於

顧偉不怕危險，收容傷病官兵，予以醫療，認爲既愛國，又義氣，非常欽佩，再經李永珍鼓吹，介紹，成了朋友。

顧偉心想，僞保安團裝備不差，如果將黃文燦和孟少先策反過來，不但可以打破敵人以華制華的迷夢，也可增加忠義救國軍的實力，擴展游擊地區，由澄錫虞擴展到蘇州，不更好嗎？黃球是蘇州的富庶市鎮，盛產西瓜子，在江南遠近馳名。保安團對這個地區的情形熟悉，關係好，可以控制，對忠義救國軍有很大幫助。顧偉把策反黃球保安團的計劃報告阮亞承司令，他非常贊成，要顧偉加緊進行。

這是淞滬戰爭以來，忠義救國軍第一次進行策反工作，也是僞軍第一次起義反正。如果成功，不祇是一個好的開始，可以打擊敵人的銳氣，同時，也可以提高游擊區的士氣，更可以增加民衆的喝采擁護，一舉數得。

黃文燦和孟少先早對阮亞承的威名知道的很清楚，十分敬仰，經顧偉從中聯繫，李永珍在內部推動，很快成熟，約定反正日期。阮亞承率領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，黃昏以後，從江陰祝塘出發，午夜和反正的保安團在蘇州甘露蕩口之間會師。保安團由孟少先和李永珍率領，準時到達，和相應的部隊會合後，於拂曉以前，安全抵達第五支隊基地。

這次策反，事先計劃週密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一夜之間，黃球的保安團由僞軍變成抗日部隊忠義救國軍，蘇州和澄錫虞地區的老百姓風聞，非常興奮。而且在這一地區的其他僞軍，心理上所受的影響非常重

大。他們雖然沒有反正，盡量減少和忠義救國軍的對抗，還要設法拉攏關係。最大的作用，從此以後，敵人對僞軍的信心動搖，加深敵軍與僞軍之間的矛盾。

新四軍的談談打打

二十八年三月，忠義救國軍成立淞滬指揮部，戴笠將軍派楊蔚為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。楊蔚以第二縱隊司令阮亞承所部為主，轄第五、第六、第十支隊，又將第一支隊湯毅生和第二支隊王春暉調來澄錫虞地區，加強淞滬指揮部的實力。指揮部又成立一諜報大隊，調顧偉為大隊長，展開諜報工作。

忠義救國軍和敵軍作戰，經常遭受共產黨新四軍偷襲，形成兩面作戰，非常吃力。楊蔚想到，共產黨既已服從國民政府，假如和新四軍進行談判，或者合作抗日，或者請他們退出淞滬指揮部的游擊區，各自抗戰，不是很好嗎？於是派顧偉為代表，和新四軍代表熊某在江陰無錫交界的西洋橋鎮，談判過兩次。談歸談，打歸打，共產黨祇為目的，不擇手段，根本不講信用。不講信用，談判有甚麼用？一切都是廢話。顧偉和共產黨談判中，領略到不會有結果，祇有吃虧。因為情勢於他們有利時，態度非常強硬，氣勢凌人。情勢於他們不利時，他們會卑躬屈節，好話說盡，一轉瞬又變了。

當顧偉和新四軍代表談判時，共產黨代表熊某很負責地表示，互不侵犯，各自抗日。不料二十八年十

二月二十日夜，新四軍陳毅所部，乘江陰、常熟、無錫、武進各地敵軍向我游擊區攻擊時，實施他們以多吃少慣技，以四個團圍攻我駐無錫安鎮的第二支隊。支隊司令王春暉勇敢善戰，爲忠義救國軍打硬仗的能手，堅強抵抗，新四軍不得逞。顧偉正好因公來到第二支隊，隨王春暉整整戰鬥一天，看到共產黨真正面目。

王春暉以一個支隊，抵抗新四軍的四個團，從二十日夜打到二十一日下午。指揮官楊蔚得悉，偕同參謀處長郭履洲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一部，經長涇南下，支援第二支隊，和新四軍激戰於安鎮以北膠山，第二支隊乘勢逆襲，才向北突出重圍。

安鎮和羊火兩地的敵軍知道新四軍在襲擊忠義救國軍，也乘機出擊，新四軍趕緊遁走，讓楊指揮官和郭參謀處長好來承受敵人的攻擊。共產黨手段毒辣，令人髮指。這一仗共產黨並沒有檢到便宜，反而因爲他們使用人海戰術，死傷將近千人，忠義救國軍傷亡不過兩百多人。忠義救國軍有了這一次的經驗，通知各支隊對新四軍嚴加戒備，不再和他們談判。

蘇州站長牛刀小試

顧偉任淞滬指揮部諜報大隊長，成績很好，楊蔚向戴笠將軍推薦，由他繼程一鳴任軍統局蘇州站站長，立即獲得戴將軍同意。顧偉爲推展京滬地區工作，將蘇州站擴大組織，屬有上海、常熟、蘇州三個工作

組，一個爆破組和一個行動隊。他們配合忠義救國軍，對敵展開破壞和行動工作，成績輝煌。顧偉做了蘇州站長，牛刀小試，先由錢啓華破壞僞蘇州廣播電台，制裁江蘇省僞大民會會長。又在蘇州和上海，先後做了兩次破壞工作，非常成功。

破壞蘇州蘇綸紗廠——蘇州淪陷以後，規模很大的蘇綸紗廠被敵佔據，實施軍事管理，所生產的綿紗布匹，悉數供敵軍用。當時敵佔領區域，棉紗布匹十分缺乏，敵人以侵略勝利者的聲勢，毫無理由，來個軍事管理，強佔接收，業主無法，逼於威勢，祇好讓他們接管。蘇州站奉命予以破壞，以打擊敵人。顧偉先聯絡紗廠內痛恨敵人的領班，予以訓練，又派爆破組的同志以工人身份，混入廠內，協同領班，於二十九年元旦，用縱火劑將廠內紡紗設備焚燬，迫使生產停頓。敵人害怕繼續破壞，霸佔空廠，沒有意思，不久解除軍事管理，發還原業主經營。

破壞上海江南造船廠——江南造船廠創設於滿清時代，經多次擴建，成爲我國最大造船廠，能建造多種艦艇。淞滬撤退時，來不及破壞，遂被敵人利用，作爲敵海軍修護補給據點。上海組選定爲破壞目標，組長朱鳴春聯絡廠內工人，多次縱火、爆炸，破壞了造船廠的天羅間、水馬達、風馬達、木造船、油漆間、企口板廠。因爲破壞的很嚴重，一時不能修復，曾陷於停頓狀態。

朱鳴春在上海工作，非常努力積極，又於二十九年十一月間，冒險通過敵人警戒線，炸燬高昌廟水電廠，予敵僞嚴重打擊。

天馬專車被炸出軌

蘇州站破壞京滬鐵路，前後多達十七次，炸燬火車頭十個以上，使敵軍運輸蒙受極大損害。敵人保護京滬鐵路，像保護他們的命脈一樣。他們爲防止破壞，於鐵路兩側挖掘深溝，溝外架設電網，沿線建築碉堡，駐兵巡邏防守。所以，要破壞鐵路，必須在碉堡視線以外，避開敵兵巡邏時間，越過壕溝和電網。

埋裝地雷或炸藥，也不簡單，不能大意，露出一點痕跡，若被巡邏隊發現，前功盡棄。挖掘時，須小心謹慎，把上面的一層石塊，輕輕移置一旁，等到炸藥地雷埋裝妥當，再將原先的石塊鋪在上面，不露絲毫挖掘的痕跡，才能避開敵人的耳目，不被發覺。所以，爆炸行馳於鐵路上的列車，非常辛苦，極不容易。

汪兆銘投敵後，決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在南京簽「調整中日關係條約」的賣國協定，並發表中日滿共同宣言。也就是汪兆銘正式承認日本軍閥製造的偽「滿洲國」，日本才正式承認汪兆銘的南京偽政府。

這一天，上海的敵僞人員乘天馬號專車，從上海到南京參加簽約典禮，以壯聲勢，事先大爲宣傳。爲了給汪兆銘僞組織當頭棒喝，戴先生命令蘇州站，必須將這一系列所謂「天馬號專車」予以爆炸。

爲了確實達成任務，顧偉和爆破組組長王仲青幾次實地勘察，選擇好埋裝地雷最適當的地點。二十八

日夜晚，顧偉和王仲青率領爆破組同志，在蘇州唯亭車站附近，越過電網和濠溝，埋設了兩枚地雷，用電導引發，由詹宗象和薛堯兩位同志負責操縱按鈕。這一夜，正是農曆十月二十九日，天暗無光，利於行動，進行非常順利。

二十九日，當天馬號駛過，地雷準確引發爆炸，前面的一個地雷剛好炸翻車頭，阻止後面的車箱跟進。後面的一個地雷爆炸，又催着列車往前衝。結果，整列天馬號專車被炸出軌，擠作一堆。車上有日本內閣慶賀專使二人，大佐二人，隨員的和偽組織的漢奸多人，被炸的非死即傷。

詹宗象和薛堯潛伏在鐵路以北三百多公尺的樹叢中，聽到爆炸聲音，想實地觀察爆炸情形，膽大而心不細，剛走出樹叢，就被未炸死的護車敵軍看見，舉槍射擊，詹薛兩同志因而殉難，成爲蘇州站首先殉職的同志。

因爲爆炸地點正好在京滬路的中間，消息很快傳到上海和南京。外國通訊社爭相報導這件驚天動地，爲慶賀敵僞簽約大典的專車被炸，加以渲染，剎時傳遍全世界。高蔭祖所著，四十六年出版的「中華民國大事記」，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一天記載：「京滬路火車被炸，敵僞死傷百餘人。」就是指著蘇州站這二次的大傑作。這次爆炸，不祇給予敵僞嚴重一擊，同時也振奮了京滬地區的人心，個個稱快。

一羣年輕人的幹勁

顧偉做蘇州站站長，祇有二十三歲，恐怕是軍統局最年輕的站長了，也祇有戴先生用人，有這樣的魄力。站長年輕，所以，蘇州站的同志也大多數是二十歲剛出頭的愛國青年，熱血澎湃，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富有強烈的殺敵除奸的決心，才能做出許多轟轟烈烈，震撼敵人和漢奸們的壯舉。

常熟組組長姚俊升和常熟組的同志潘其熊、郭俊才、蔣履平、邢再華這一夥生龍活虎，天不怕，地不怕的小伙子，戰氣高昂，同仇敵愾，在常熟一帶發揮了很大威力，使敵偽漢奸喪胆，寢食難安，收到抗戰的輝煌效果。

先說殺敵：

常熟日本憲兵隊長籙田，生性殘暴，以虐殺中國人爲樂事，實施血腥鎮壓，作惡多端，常熟的老百姓視如狼虎，人人害怕，姚俊升決心撲殺此獠，爲常熟除害，爲同胞復仇。

籙田以爲常熟已被他統治，常熟的老百姓都被他征服，誰敢動他一根毫毛？他經常到花園飯店巡視，注意來往的旅客，也當做他的行館。姚俊升以爲這種地方，最好下手，容易逃脫，偕同蔣履平選定一個便於下手的時間，潛候花園飯店，等到籙田到達，一槍斃命，他們安全撤退。血債血還，一個兩手沾滿血污的日本憲兵隊長被愛國青年，抗戰勇士打死，不是一件小事，大快人心。

組員郭俊才曾擊斃大澤大隊的副官金光雄，他不是日本人，可是他狐假虎威，欺壓中國人，比日本人更壞。大部分跟日軍到中國的韓國人，都抱有復國的志願，暗中和抗戰人士聯繫，唯獨金光雄，助紂爲虐

，橫行常熟，所以予以剷除。

邢再華在南門擊斃日本憲兵川上上士，日本憲兵軍曹的權力很大，可以單獨處理案件，有生殺予奪的權力。川上是個惡魔，他的殘暴，不在籬田以下，罪惡疊疊。邢再華為常熟又除去一害。

再說除奸：常熟雖然很熱鬧，不過是京滬線上一個縣，當然不會有大顯赫的漢奸，但是次一等，為敵人組織偽組織，為偽組織工作的漢奸，大有人在，也不能不予警告，予以剷除。常熟組先後擊斃常熟營業稅局局長沈鍾麟，偽特工總部常熟分站行動隊長戴季祿、常熟偽警察大隊章仁霖。這幾個漢奸被剷除，做漢奸工作的個個心驚胆怕，收到殺一警百的效果。

二 華除奸縣長斃命

顧金華是東吳大學短跑名將，在田徑場上風頭十足。因為日本軍閥掀起淞滬戰爭而輟學，他沒有隨着若干青年們到後方去，參加了顧偉領導的敵後抗戰工作，成為蘇州站最勇敢、最出色的同志。顧偉任蘇州站長以後，顧金華以行動成果來慶賀他，破壞了蘇州敵偽廣播電台，又破壞了日本人經營的百貨公司。顧金華成了顧偉的得力助手，呈准擔任行動組組長。

蘇州成為偽江蘇省的省會，偽省政府所在地，蘇州縣縣長郭曾基也就成了偽江蘇省的首席縣長，蘇州站奉准予以制裁。這個責任落在顧金華身上，他要在蘇州大顯身手。

剷除郭曾基，最好在偽縣政府以內進行，影響力量比較大些。但是縣政府駐有日本憲兵隊和偽保安團，戒備森嚴，不容易下手，就是混進縣政府，也非常困難。所以，要在縣政府以內除奸，事實上無法進行。

他們想到在街道上埋設地雷，等待郭曾基的座車經過時，予以爆炸。在當街埋設地雷，必須租用一個院落，由院落向街心秘密挖地道，才能裝置炸藥。租用合適的院落不易，挖掘地道更困難。最大的顧慮，蘇州城內街道窄狹，兩邊住戶稠密，一旦爆炸，會震垮兩邊的房屋，也會炸傷街上的行人。鋤奸殃及老百姓，萬萬不可。所以，埋設地雷也行不通。

顧金華非常勇敢，他說：「當街攔車突擊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爲國除奸，效果最大，卽不幸以身殉難，也是最合算的。」

顧偉和顧金華多次暗中觀察郭曾基的座車每天所經過道路，選擇一處適宜下手的地點，由顧金華偕同錢啓華負責執行，他們兩位的射擊技術都很準確，決定先擊斃隨車的兩名衛士，除去障礙，再進行鋤奸。

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，郭曾基從家裏出發，乘車到縣政府，經過城內石皮弄，人羣中閃出兩位青年，動作迅速俐落，突然舉槍射擊，二名衛士立刻斃命，司機伏下，不敢動彈，不敢再開車。顧金華和錢啓華各給郭曾基一槍，倒在車裏。蘇州縣長被愛國青年在城內，當街打死，敵僞震驚。

二華完成任務，混入人羣，乘混亂之際，飛奔出城，由城外接應的同志掩護，到達安全地區。日本憲

兵隊和保安團聽說縣長在皮石弄被人打死，緊張起來，趕到出事地點捉人，連個影子也摸不着，於是虛張聲勢，封閉城門，在城內搜索兩天，鬧得蘇州城內風聲鶴唳，雞犬不寧，人心惶惶，更增加恐怖氣氛。

大陸沉淪，顧金華和錢啓華繼續潛伏大陸。四十年十二月在蘇州被共產黨殺害。

清鄉偽官反被人清除

「做生意要做五洋，做官要做清鄉。」這是抗戰時期，江南敵區最流行的民謠。五洋是指洋油、洋燭、洋火、洋布、肥皂等洋貨，做生意的商人把這些洋貨囤積起來，一定賺錢。「清鄉」是指敵人帶領偽軍漢奸下鄉掃蕩抗日游擊隊，叫做清鄉。敵人痛恨抗日游擊隊破壞交通，焚燒倉庫，襲擊碉堡。平時不敢出城，不敢離開碉堡據點，過些時候，集結相當兵力，配合偽軍，出城下鄉，遊行一趟，美其名爲掃蕩清鄉，嚇唬嚇唬老百姓。實際不敢深入，害怕游擊隊來個反掃蕩。敵人每次清鄉，所經過的地區，民間財物被他們掃蕩一空。年輕婦女必須趕緊躲藏起來，不要被敵人發現。跟隨敵人清鄉的偽軍軍官，乘機大發橫財，所以說：「做官要做清鄉」。老百姓最恨清鄉的漢奸。

京滬鐵路沿線的敵偽軍，在蘇州常熟間的渭涇塘鎮設立了一個聯合清鄉指揮所，指揮這一帶的敵偽軍下鄉清剿抗日隊伍。這個聯合指揮所成立以後，清鄉的次數也隨着增多了。蘇州站在這個聯合指揮所成立之初，就派李仲杰同志混入，做庶務和攝影，名爲敵偽工作，實際在調查敵偽清鄉的實力和調動情形，由

蘇州站隨時電告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和在澄錫虞地區活動的部隊，不使遭受襲擊，對忠義救國軍幫助很大。

顧偉覺得這個偽聯合清鄉指揮所，經常借清鄉騷擾地方，老百姓痛苦萬分，也痛恨萬分，必須予以懲戒，有除去的必要，向重慶請示，核准對這個敵偽聯合組織，予以行動。

顧偉和李仲杰研究，對這批清鄉惡徒，來個一網打盡，徹底清除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下毒。他們已經弄到一種無色無味的毒藥，決定乘開飯時間，由李仲杰下在飯菜中間。日本人處處小心防範，聯合清鄉指揮所平時防範很嚴，除了廚司，一概不准進出廚房。李仲杰因為管理事務，和廚司接近，算是例外，可以到廚房打個轉。現在有了任務，毒藥藏在身上，時時注意，選擇時機。

一天，廚司做蛤蜊燉鯽魚湯，從廚房裏放散出香味，知道是道很受歡迎的好菜。李仲杰乘廚司離開片刻的空間，把藥粉放進鍋內，這道菜上桌，指揮所的敵偽首腦個個稱贊味道鮮美，吃了個乾淨。不待席散，毒性發作，一個個倒了下去，趕快送蘇州醫院急救，有的死在途中，少數中毒較輕的，雖然得救，沒有死去，也因內臟受傷，成了病夫。

這個為害地方的聯合指揮所，所有的敵偽人員，被李仲杰的一包粉末掃蕩了個乾淨，草草收場，蘇州和常熟鄉間，得到暫時的安寧。

策反不慎被捕入獄

蘇州站成績不差，三十年春顧偉奉戴先生命，到重慶參加軍統局九週年「四一大會」。曾蒙委員長蔣公單獨召見，面予嘉勉，這是顧偉一生最引爲榮幸的。這一年，常熟組孫志明獻議，策反他的親戚朱政參加抗戰行列，顧偉同意進行。

朱政係李士羣的重要幹部，僑特工總部的專員。進行不久，十二月八日日本空軍突襲美國珍珠港，摧毀美國海軍，對英美宣戰，同時大舉南進，有橫掃太平洋的趨勢，上海租界也被接管。朱政和孫志明以爲日本將稱霸世界，獲得勝利，意志動搖，孫志明反被朱政所策反，出賣了顧偉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，顧偉和上海組組長朱鳴春，情報第二組組長陳蕉桐在上海被捕，押於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僑特工總部。但是顧偉沒有由李士羣審訊，而由駐特工總部的日本憲兵特高科掌管。

朱鳴春非常努力，上海組的成績很好。因爲他和袁殊的關係好，以上海岩井公館爲掩護，活動非常方便。袁殊以「興亞建國運動」和李士羣對抗，朱鳴春既是袁殊的人，僑特工總部非常痛恨。這次被捕，李士羣看來，是雙重仇恨，終於犧牲成仁。

陳蕉桐是僑特工總部崑山站站長，不甘心從事漢奸賣國勾當，經顧偉策反成功，擔任蘇州站的情報第二組組長。李士羣對軍統局在京滬地區的工作，破壞不遺餘力，陳蕉桐祇要得到一點風聲，立刻密報顧偉

，因此，我們的不少同志逃過李士羣的魔掌。這次陳蕉桐被捕，李士羣氣得要命。他的站長居然暗中爲軍統局工作，非常丟臉，恨到極點，決心要殺死他。陳蕉桐也知道結果如何，堅貞不屈，毫不畏懼，慷慨就義。

這次失事，蘇州站犧牲了兩位非常努力的同志，顧偉非常悲痛，痛哭不已。抗戰勝利後，孫志明在常熟被捕正法。

逃走失敗吃盡苦頭

顧偉想來，對付日本人要比對付漢奸容易。他雖押在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，却由日本憲兵隊特高科看管，應當想辦法逃脫，繼續工作。他的行動隊、爆破組、蘇州組和常熟組並沒有因他被捕稍受影響，祇要他恢復自由，立刻可以和同志們取得聯繫。

「我有一批武器藏在蘇州鄉下，願意獻給皇軍。」顧偉對看管他的日本憲兵隊特高科說。憲兵隊負責人信以爲真，非常高興，派了一個特工組組長、一個特高組便衣憲兵班長，一個翻譯，三個人都佩有手槍，另外六個武裝憲兵，陪顧偉到蘇州提取武器。顧偉打算，祇要到達胡巷鎮，他就可以藉機逃脫，跑到他的勢力範圍以內，日本憲兵就無可奈何他了。

胡巷鎮前面三里多路，有座小廟，鎮兩邊都有小河，如果能把武裝憲兵留置小廟，到了鎮上，游過小

河，逃脫計劃就成功了。

「我們的目的是提取武器。」到達胡巷鎮前小廟時，顧偉對日本憲兵便衣班長說：「老百姓看見跟着我們的武裝憲兵，一定會害怕，躲藏起來，我們的目的就達不到了。不如讓他們六位武裝憲兵等候在廟裏，我和你們到鎮上去取武器。老百姓不會逃走，武器就可以取出來。」

憲兵班長聽顧偉說得有理，同意他的意見，把六個武裝憲兵留在小廟裏等候，顧偉偕特工組長、便衣班長、翻譯到達胡巷鎮，請他們三人吃點心。蘇州的點心精美可口，他們吃得津津有味，顧偉突然衝了出去，拔腿就跑，奔向小河，游到對岸，拚命往前跑。日本人放下點心，趕緊追去，一面追趕，一面開槍，但不敢涉水過河。留在小廟的六個武裝憲兵，聽到槍聲，趕緊跑來，涉水追捕。

假如顧偉再往前跑三四里，再過一條河流，到達前面一個村莊，日本憲兵對他就毫無辦法了。不幸時逢冬季，天寒地凍，河水太冷，顧偉游過小河，起初還忍受，濕衣裹在身上稍久，再加上陣陣西北風，他的體力抵抗不了寒氣侵襲，兩腿突然僵硬，一步也不能跑了，倒在地上，只好爬往一處有樹叢的墓地暫避。此時如果有人來接應他，日本憲兵也就不敢窮追了。

日本憲兵渡過小河，緊緊追趕，終於被日本憲兵捉住了。他們知道受了顧偉的愚弄，像一羣憤怒的狗，露出猙獰面目。用最野蠻的手段來懲罰顧偉。四個日本憲兵分別握住顧偉的手足，高高舉起，同時鬆手，把他摔在地上。再從地上舉起，再摔下去，再抬再摔，把顧偉摔了個七葷八素，全身骨頭都摔散了，摔

斷兩根肋骨，押回上海，帶上手銬，釘上腳鍊，關進七十六號牢房，不再優待了。日本人聽說顧偉能飛簷走壁，已經受過他一次愚弄，再不敢大意。牢房外面，派上特別警衛，嚴密防守。

顧偉被摔成重傷，又戴上腳鍊手銬，遭受殘酷的虐待。但是他毫不氣餒，一點也不屈服，仍舊挺得住。日本憲兵對他的堅強態度，也表示欽佩，才緩和虐待。當時戴笠先生的另外一位幹部程克祥也關在七十六號，親眼看到顧偉遭受虐待的情形，十分同情。程克祥先恢復自由，回到重慶，面報戴先生。戴先生命他回上海後，不惜任何代價，一定要營救顧偉，脫離七十六號。

恢復自由重振旗鼓

顧偉坐牢一年，受盡折磨。到民國三十一年冬，經程克祥運用周佛海的關係，奔走營救，又得洪門徐朝西力保，顧偉太太徐斐又把娘家的傳家寶貝翡翠珊瑚拿出來活動，才得出獄，恢復自由，回到蘇州療傷。

顧偉在蘇州由專治跌打損傷的醫生治療骨傷，派陸永華、郭俊才到安徽寧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聯繫。當陸永華折還顧偉家中那天，已經深夜，蘇州日本憲兵隊長松田突來顧家，將顧偉逮捕。原因是京滬鐵路又被爆炸，懷疑係顧偉指揮所部幹的。當日本憲兵扣門時，陸永華乘機越牆而逃。日本憲兵隊追問有人為甚麼逃走？必須到案對質。

這兩件事對顧偉都是生死攸關，如果查出顧偉和爆炸有關係，或者知道陸永華去安徽寧國和忠義救國軍聯繫，都會招來殺身之禍。事有湊巧，天不絕人，往往會逢凶化吉，解除困厄。僞浙東行署主任陶孝理知道顧偉恢復自由，來電邀請他去寧波做事，這個電報被憲兵隊搜去，顧偉藉此聲稱，他正打算去寧波就職，怎麼會炸鐵路？真憑實據，日本憲兵隊不能不信。

陸永華爲搭救顧偉，不能不到日本憲兵隊對質。日本憲兵隊對陸永華多方逼供，不准他睡覺，在憲兵隊門口日晒夜凍，足足坐了十七天，始終不洩露到忠義救國軍接頭事。日本憲兵隊無可奈何，祇好把他們兩人釋放。

顧偉不敢在蘇州久待，離開日本憲兵隊的第二天，趕緊到後方去。戴笠先生知道他到達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，特電慰勉有加，要他好好休養一段時間，俟健康恢復，再擔任新的工作任務。

戴笠先生爲策應美軍在東南沿海登陸，三十二年將忠義救國軍已擴編爲四個縱隊，五個行動總隊。顧偉任淞滬區副指揮官兼淞滬行動總隊長。這個總隊轄兩個大隊、一行動組、一爆破組、一警衛隊，共六百多人，都進過中美合作所安徽歙縣雄村第一訓練班訓練裝備，全部美式自動武器，戰鬥力很強。

淞滬行動總隊的目的地是蘇州、常熟、崑山、太倉一帶。顧偉爲熟悉浙江沿海情形，以便日後策應美軍登陸，決定繞道浙江。由安徽寧國出發，經浙江分水、太陽、桐廬，渡過富春江，到蕭山縣境，越過浙贛鐵路，到紹興縣境，由錢塘江邊上船，經杭州灣出海，到江蘇金山縣境登陸。再經浙江平湖、江蘇松江

，通過滬杭鐵路，到達青浦、吳江，穿越京滬鐵路，到達崑山蘇州交界的陽澄湖地區。

這一條挺進路線，迂迴曲折，跋山涉水，千里迢迢，還要穿越敵人佔據的三條重要鐵路，險阻重重，但是顧偉不怕艱，選擇了這條路線。

聯絡友軍挺進敵後

富春江是錢塘江的上流，是當時敵物資流入我後方的重要水道。場口控制在我軍手中，場口以下，就是敵人的封鎖線。顧偉率領滬滬行動總隊於黃昏前在桐廬附近渡過富春江，午夜抵達敵區，在蕭山以南穿越浙贛鐵路，希望最好不要遭遇敵人，不暴露行動。

這一隊輕裝部隊，初次通過敵區鐵路，是件大事。其中有許多新兵來自淳安，遂安等縣山區，不但沒有打過仗，也沒有到過敵區，沒有作戰經驗。當部隊在浙贛鐵路上通過一半時，敵人的巡邏車開到，和顧偉的警戒部隊開火，接着一列火油開來。新兵沒有見過火車，好像看到一個龐大的怪物，真有些驚嚇，好在幹部都很有作戰經驗，不受影響。敵人的巡邏部隊不敢戀戰，很快離去。這一仗有驚無險，對於新兵，却是實地教育，上了進入敵區的第一課，胆也壯大了，對以後作戰，大有好處。

通過浙贛鐵路的第二天，到達蕭山和紹興邊境，突然有三架敵機飛臨上空，盤旋數匝離去。部隊隱蔽的快，沒有被發現。最可笑的，下午又有一架敵機飛臨，散發大批恫嚇傳單，警告越過浙贛鐵路的國軍，

趕快退回國軍地區，否則就要派大軍圍剿。

部隊向紹興南部革命女俠秋瑾的故鄉鑑湖移動，休息兩天。顧偉組織一個臨時突擊隊，牛刀小試，突擊蕭紹公路的護路車隊，以測驗作戰能力。因為武器全是自動，火力很強，敵偽護路車隊，毫無反擊力量，全被殲滅，真是旗開得勝，是一個好預兆。

駐在蕭紹公路柯橋的魯清部隊（以偽軍番號為掩護的游擊隊），和駐紹興以北的談坤部隊（餘紹一帶的游擊部隊），聽到顧偉統率美式裝備的部隊到達，非常高興，列隊相迎。這兩個部隊長都和顧偉有交情，談坤宰了十幾頭豬，搬出十幾罈紹興酒來慰勞，又送便衣和球鞋。淞滬總隊穿着軍裝出發，在敵區穿上軍衣活動，目標太大，有許多不方便，現在都卸下軍裝，換穿談坤贈送的便衣，準備乘船，由錢塘江出海。

乘船出海，需要足夠的三帆巨型帆船，假如沒有當地友軍幫忙，征調不易。況且出海必須懂得潮汐風向，熟悉航線的領航人員，也不容易找到。這些都由談坤為他們張羅，順利解決，沒有耽擱多少時間。

他們以捕魚船隊出海捕魚為掩護，從錢塘江南岸馬鞍附近上船。夜間開船，要在拂曉以前，抵達江蘇金山海岸登陸。假如中途風向稍有偏差，登岸太晚，遇上敵軍巡邏艇，就必須開火。他們攜帶有好幾門火箭砲，足以對付敵人。幸好航行順利，按照預定的時間，在金山海岸登陸。登陸後，全是平坦沙地，毫無掩蔽，離海岸很遠，才有村落，敵人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忠義救國軍會在金山登陸，毫無警戒。他們迅速通

過金山，穿過黃浦江上游，到達浙江的平湖。

平湖是抗日游擊女將雙槍黃八妹的游擊區，她看到新式裝備的部隊，從後方開來，高興極了，大開筵席，歡迎班長以上的官兵，情況十分熱烈。因為這支部隊代表國家的實力。攜帶自動武器來到敵後作戰，那就是國家強壯了，快要勝利了。

李德甫部英勇感人

顧偉的部隊在松江楓涇附近，安全通過滬杭鐵路。不意在第二天拂曉時，離開松江不久，進入青浦縣境，因為晨霧很濃，所乘的船隻和敵人的船隊相遇，看不清楚是敵是友，突然遭受攻擊，以致總隊部警衛隊吃虧不小。但是敵人的三八式步槍敵不過顧偉的自動武器，激戰不到一小時，敵人船隊吃了大虧，落荒而逃。這隊敵人是由青浦到吳江換防的，吃了一次敗仗，弄的莫名其妙。這是顧偉進入敵區，第三次和敵人接觸。

崧滬行動總隊到達吳江縣境，遇到當地的游擊部隊李德甫。這位抗日游擊英雄是位老粗，但豪爽俠義。他的部隊裝備並不好，却是勇敢善戰，敵人也怕他三分，他活躍於吳江、青浦一帶。

李德甫和顧偉一見如故，對他們翻山涉水，從後方來到敵區，非常敬佩。知道他們沿途已經和敵人接觸過三次，拍拍胸脯，對顧偉說：「你帶領部隊，遠道而來，一路上非常辛苦，又要通過吳淞江和京滬鐵

路。你要知道，這一帶是敵人的心臟地帶，敵人防備嚴密，經常巡邏，通過不易。你們先好好休息幾天，由我派出警戒部隊，全力掩護你們，通過這個地區。萬一遭遇敵人，你們不要理，祇管向目的地前進，敵人由我對付，仗由我來打。」

顧偉非常佩服李德甫的這種愛國精神，這樣講義氣。他又知道李德甫的部隊戰鬥力很強，很有信心，通過危險區，可以減少許多阻礙。他選定從蘇州和崑山之間的唯亭附近通過京滬鐵路，準備好船隻，預備一夜穿過吳淞江和京滬鐵路。他們上船出發後，李德甫的部隊在岸上前進警戒。

通過吳淞江的時候，顧偉的船隊和吳淞江上的敵巡邏艇遭遇，發生激戰，李德甫的部隊在岸上來擊，敵巡邏艇不支，狼狽逃去。顧偉指揮船隊，迅速前進，盡快通過京滬鐵路。

李德甫的部隊緊接着趕往鐵路附近警戒掩護。敵巡邏艇負傷逃回以後，敵軍即由鐵路趕來阻擊，和李德甫部發生激戰，顧偉的船隊趕緊從橋下通過，脫離鐵道線。李德甫部在達成任務後，且戰且退，但在折返吳淞江時，已是上午七八點鐘，又和敵人在吳淞江上攔截的多艘巡邏艇遭遇，發生激戰，傷亡頗重，一位大隊長不幸陣亡。

李德甫這種精神，十分感人。顧偉的行動總隊能夠安全到達京滬鐵路以北的懸殊，完全得力於李部掩護。淞滬行動總隊抵達目的地以後，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，受到陽澄湖地區民衆的熱烈擁護。

陽澄湖上奇計退敵

顧偉從安徽寧國出發時，同時在雄村訓練裝備的太湖行動總隊，由總隊長殷丹田率領，向敵區挺進。他選定的路線，從安徽出發，一直奔向太湖，比顧偉的路線近得多，但是阻礙也大得多。在通過敵封鎖線時，殷丹田總隊長不幸陣亡了。

陽澄湖分東西湖，中間有連串島嶼相隔，風光明媚。島上居民，生活安適，多數捕魚捕蟹爲業，湖中產著名的陽澄湖大閘蟹。對外交通，全靠船隻往返，有如世外桃源。顧偉的船隊駐守島上，不易被敵發現。總隊部政訓室每晚收錄中央通訊社電訊，刊印力行簡報，分發鄉鎮民衆，頗受民衆擁護。

一天，顧偉偵知敵僞軍二百多人分乘馬達船艇向陸家橋進發，掃蕩游擊隊，認爲殲滅敵軍的最好機會。崑山通往陸家橋河流的兩岸較高，部隊埋伏兩旁，居高臨下，襲擊敵人，可獲大勝。

當天下午，出襲部隊隱蔽於河道狹長的岸上，俟敵艇進入有效射程時，自動武器齊發，並投以手擲彈，敵僞軍突遭伏擊，驚惶逃竄。此役擊斃敵軍十二人，僞軍五十一人，擊傷敵軍十四人和更多的僞軍，行動總隊無傷亡。經此一戰，民衆對顧偉的部隊刮目相看，協助更多。

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前幾個月，淞滬行動總隊駐於蘇州和常熟交界的李家濱，距離蘇常公路三里左右。拂曉時，東北方前哨發現敵人，展開戰鬥，接着西北方也有敵人來襲。因距離蘇常公路太近，敵僞部隊

陸續從蘇常兩地增援。另外兩支隊游擊隊胡肇漢和孫紀福聞風遠遁，不敢阻擊敵人。不到中午，行動總隊已被敵僞軍包圍。

李家濱中間有一條河流貫穿，將李家濱分成東西兩村，有幾十戶農家。顧偉的船隊就停泊在兩村之間的河道中，彈藥糧秣都在船上。既被衆多敵軍包圍，船隊衝出去，犧牲必大，所以不作突圍打算。到了下午，敵人包圍圈越縮越小，顧偉把火箭砲分向四面，對準敵僞軍發射，敵傷亡不少，不敢再進，但也沒有撤退的象徵。火箭砲所剩無多，不能繼續發射。

顧偉已經處於絕境，彈藥消耗，無法補給，怎樣擊退敵人？才能絕處逢生！最後他決定用炸藥來對付敵人，把炸藥分發給陣前部隊，令他們於黃昏後，同時引爆，擲向敵陣。四面陣前，爆炸之聲，響徹夜空，驚人魂魄。

敵人誤以爲火箭砲齊發，驚惶失措，不敢戀戰，吹號撤退。不到半小時，密密包圍的敵僞軍，全部撤回城內。顧偉運用奇謀，反敗爲勝。

爲避免敵人再來襲擊，顧偉率部移駐蘇常公路以西，甘露黃埭之間，再度派出爆破隊，在京滬鐵路滬暨關附近，爆炸夜間通過的軍運列車，造成敵軍重大傷亡。不久，敵人投降，抗戰勝利。

華南地區再膺重任

從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，到湯恩伯的部隊開到京滬路沿線，這段時間，共產黨新四軍蠢蠢欲動，想侵佔交通據點，想擾亂交通。

顧偉率部駐蘇州陸墓鎮一帶，原來是破壞敵人交通的有力部隊，現在却負起維護交通的重任。他們曾遭受新四軍多次偷襲，都被擊退。

三十五年，政府決定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，將忠義救國軍、別動軍、交通巡察總隊、中美合作所各教導營混合編成十八個交通警察總隊，每總隊轄四大隊及平砲、迫砲、通信、特務、衛生、輸送各隊，共四千一百多人。

顧偉的行動總隊編入交警總隊後，他解甲歸鄉，擴大力行簡報爲蘇州力行日報，從事新聞工作。後又當選爲參議員，協助議長錢大鈞將軍，爲地方建設而努力。

宋子文先生非常了解軍統局的情形，知道軍統局的幹部在戴先生精神薰陶之下，忠於國家，勇敢負責。三十六年宋子文出任廣東省綏靖公署主任兼廣東省政府主席，羅致一部份軍統局幹部，視爲股肱。程克祥任省政府新聞處處長，顧偉任綏靖公署政工處副處長。

宋子文又以軍統局幹部省保安副司令張炎元，省會警察局局長黎鐵漢、綏署第二處處長龔少俠和程克祥、顧偉等組織華南地區工作委員會，顧偉爲祕書長，駐會辦公。集中各方面情報，綜合研究處理。對華南地區安定，有很大幫助。